

# CUBE Talk

Superflex 成員 約寇·芬格 (Jakob Fenger) 訪談

訪談 | 鄭慧華、林心如  
日期 | 2009年10月16日, 倫敦  
全文 | <http://praxis.tw/archive/interview-with-superflex-jakob-fenger.php>

問：請你先談談最新的影片〈金融危機〉(The Financial Crisis, 2009)。近年來，拍攝影片成為你們團體的實踐中重要的部分，這可以從〈水淹麥當勞〉(Flooded McDonald's, 2009) 和這部新片看出來。

芬格：我們一直都有用影片創作，但之前比較是以紀錄片的方式拍攝。而在四、五年前，我們作了〈活力果汁-瓜拉那〉(Guaraná Power, 2003) 這項計畫；我們為此也拍了一些影片。它們是廣告片，虛構的短篇。我們確實在過去幾年更有興趣多拍一些片子。

問：為何特別對「影片」這個媒材感興趣？它有什麼特別的意含？

芬格：就我們向來的工作方式，我們從不會只拘泥於一種特定的媒材。我們一直視所作的東西而改變媒材：有時是飲料，有時是啤酒，有時是沼氣 (Biogas)。在談論特定的東西時採取不同的媒材。這部新片的情況可能有點不一樣，因為它看起來更像傳統的電影。這或許是妳所指的意思。實際上，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很大的改變，這部片的主要改變在於它有開頭和結尾，它不像我們作過的那種持續的長期計畫-像〈活力果汁-瓜拉那〉、〈自由啤酒〉(Free Beer) 或有機瓦斯的情形，這些計畫以某種方式持續進展，而我們的新片則具有某種開頭和結尾。

問：為什麼這次想以「催眠」來處理金融危機這個主題？

芬格：首先，「金融危機」的概念關係到我們的這個訴求：這項危機是某種精神的問題。當然，因為人們正以種種方式而失業、賠錢，這變成了現實。但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這是個精神的危機。因此我們試著以一個古老的治療方式處理它：你進入某項災難的各個面向、透視恐懼、正視它，然後學著和它共處。某方面，催眠的部分也關係到為何我們何以同時想到金融危機和催眠活動，因為它也是透過媒體所營造的東西；通常人們在真正感知到什麼事之前，就已經開始想著它。他們之所以感知到它，是因為他們談論它。於是這成為某種歇斯底里。所以，社會裡也大有著「催眠」的部分。

問：這是很情緒性的效應。

芬格：沒錯，即媒體操作這個議題的方式。的確，媒體持續談論這項危機，然後人們開始更明顯感受到它，所以這具有催眠效應。各種恐懼的情況也一樣，例如對恐怖份子的恐懼等。你開始談論某件事，然後它變成真實，就像某種催眠的階段。所以這就像某種疾病治療。此外，今天我們對事情的反應方式也很像催眠。每個人都被催眠，以至於相信資本主義、對恐怖份子的恐懼之類的事。

問：從你們的藝術實踐中，往往可以看到你們傾向於突顯各種資本主義經濟活動背後隱藏的法則或是其運作方式。你們運用各種形式和工具來轉化、表達和傳達這些通常是看不見的面向，將它們變成各種過程或行動。在你們實現這些計畫之際，最困難的部份為何？你們是否期待透過這樣的過程達到特定的結果，或是保持開放？

芬格：這和媒材的問題一樣：我們從不知道接著將以哪一種媒材創作。這並非既定，要看我們想走的方向，我們在不知道終點或去向之下前進。如果我們知道所有的答案，就沒有理由提出問題了。從〈活力果汁-瓜拉那〉這樣比較大型的計畫，或許比較容易了解。我們從基本的層面出發：我們在巴西和一些農民見面，他們跟我們談關於一間大型飲料公司和農民之間的權力鬥爭。農民覺得公司虧待他們。於是我們開始跟他們談他們的處境，〈活力果汁-瓜拉那〉就從這番對話中產生了。這是一場漫長而尚未結束的旅行的開端，其中，我們重新創造一切、重新界定脈絡。但我們不知道答案。

在〈金融危機〉一片中，也沒有解答。其中四場不同的催眠，它們像是將你置於某種情境，你在這裡看到可怕和災難性的東西，但我們不知道這將產生出什麼結果。當然，這同時是對於人如何自我組織、以及針對我們視體制為理所當然的批判。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還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對立，至少當時還有遊戲和正反兩方。但今天，現實已經改觀，所以，當體制瓦解時，我們還能夠相信什麼？

問：我們是否可以把「創造既有之外的另外選項」視為你們實踐的一項動機-如果不要說是直接的對立？

芬格：或許不只是創造另外的選項而已，而更是对體制的批判或進行干擾。再舉〈活力果汁-瓜拉那〉計畫為例，它是和資本主義一起運作的，但也在資本主義中提出不同的立場。它運用體制的機制來做不同的東西。

問：也就是激起某種反思或意識？

芬格：是的，但此外，也不只是這樣。這也是關於採取行動和去實際去做些什麼。像巴西的農民，他們知道問題和他們的侷限，他們通盤瞭解。但他們並沒有真的進入下一個層次，比如說：「去他們的，我們就做吧，就做這種飲料，然後走下一步。」在那樣的計畫中，我們起而行動。

問：是否可以說，你們的實踐有很強的行動主義特質？

芬格：當然，我們的實踐有某種行動主義的面向，但是在這個意義下：這種實踐實際上是跨入別的領域。它是行動派，不只是待在那裡等事情發生。它也是深入某個直接的現況，並作出行動。但再次說明，行動主義也是很危險的字眼，因為它和傳統的政治鬥爭混在一起，而我不認為這是我們所做的。我認為重大的區別之一在於：政治行動主義者似乎心裡有答案、有特定的政治目標。我們則是在尋找，我們不知道我們想要的結果會是什麼，即使我們看起來找到了解答-它依舊還是個問題。所以在界定某個東西具有行動主義特質的時候，必須很清楚，我們做的其實有別於主流的政治。

TheCube 立方計劃空間

週三 - 週日 2:00-8:00pm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36號1弄13號2樓 · T/F 02 2368 9418 · [www.thecubespace.com](http://www.thecubespace.com) · [info@thecube.tw](mailto:info@thecube.tw)

5202/D/005  
2010-1 吳長蓉

# THE CUBE

# JOURNAL#1



2010/8/7-8/29, 9/5-9/30



崔廣宇  
劉和讓  
吳長蓉  
Superflex  
Julien Prévieux  
Allora & Calzadilla

第一檔開幕  
8/7 六, 3:00-6:00pm

第二檔開幕  
9/5 日, 3:00-8:00pm

Allora & Calzadilla (討論中) 單頻道錄影裝置, 有聲, 6'14",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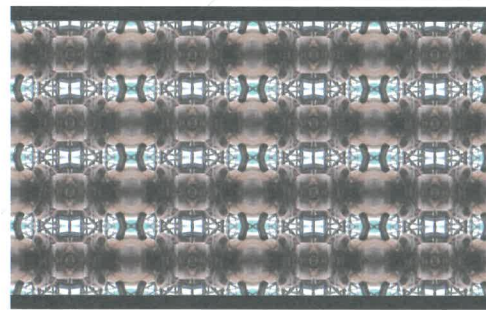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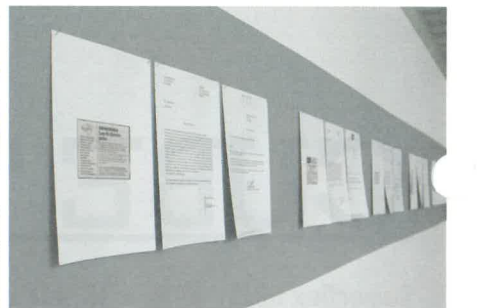
《易物計畫》，攝影燈箱、行為，2005



《隱形城市：利物浦精神》，錄影裝置，14'03"，2006



《拒職信》，信件文件輸出，2000~



《豬五花》，紀錄影片，錄影裝置，3'10"，2009



《聲音回應》，單頻道錄影裝置，有聲，5'42"，2004



《金融危機》，影片，錄影裝置，12'25"，2009

### 策展 鄭慧華

《親歷幻見》(Traversing the Fantasy) 邀請六組藝術家：法國的朱利安·佩維厄 (Julien Prévieux)、美國及古巴的雙人組阿羅拉及卡札德拉 (Allora & Calzadilla)、丹麥的Superflex (三人團體)，以及台灣的影像藝術家崔廣宇、年輕藝術家吳長蓉，及以攝影為主要創作媒材的藝術家劉和讓。形式包括：錄影裝置、平面輸出、文件及多媒體作品。

《親歷幻見》主題將聚焦於存在於當代生活中各種「可見」與「不可見」的「系統」對於個人生活的制約和其影響，並試圖從不同藝術家創作中看見人們於現實生存中之對應能力與想像力。

「社會」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組織結構，透過這個結構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系統規範，使生活得以運作，文化價值受到認同，這其中包括了國族身份、律法框架、商業消費、傳媒系統...，甚至到常民生活習俗等無所不在的規則，它們一方面規範了人的生活、創造了生活秩序，使人與人得以在共通共享的「價值」與「認同」平台下「溝通」；但另一方面，往往這些無所不在的系統規範也存在著超越表面所能察覺的意圖，和不被彰顯的潛在監控和集體意志，甚至，更透過其展現出社會的潛意識型態與形塑方式。生活在當代社會，服膺於「認同」過程與其「秩序」中的人，在生存上的感知、行為、溝通方式如何被創造和被界定？不同的生存個體又如何因應與從中找到與之共處的和諧與不合諧過程？這將是本展積極探討的內容，而企圖游走、碰觸秩序與幻見的邊界的游離份子則被認為是「模糊」或「不和諧」的，也常常受人忽略，然它們往往是社會中值得思考與關注之鮮活、有機的生成狀態。

《親歷幻見》這檔展覽並不著眼龐大的意識型態，轉而從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切入作為觀察角度，以一種微觀的方式檢視存在於生活中的各種思維、認同過程 (生活世界的和思維世界的) 所織造出和生活的「關係」，展覽不僅一方面企圖突顯和批判某些強行介入生活的力量一如當代社會中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影響，更著重在創作者本身如何以機智、幽默，和具有主動意識地進行價值翻轉、抵抗或與之妥協。若我們將每一位創作者視為一個微小的出發點，那麼透過展覽他們將連成一線，成為今日反思資本主義、傳媒奇觀操控，反抗單一扁平的消費價值或社會意識的精神陣線。更重要的，這些主動的力量將激發出我們更多對生活的主動想像。

### 劉和讓 《易物計畫》

劉和讓以攝影為主要創作媒介，作品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出發觀看社會體制內的某些微小卻荒謬的生活情境。在本展第一檔展出中，他將展出2005年發表的作品《易物計畫》，形式為攝影燈箱。這個計畫著手於坊間的流動攤販以及許多小吃店，劉和讓與他們接觸與交流，以拍攝他們所販賣的食物作為「攝影的服務」，並希望獲得他們販售的食物作為交換燈箱的條件。《易物計畫》同時是以從底層出發的角度重新思考什麼是「公共藝術」和作品的「公共性」究竟為何？

在九月五日開幕的第二檔展出中，劉和讓將製作新作《東部雞肉，我們所知的鄰里》，這件新作是由TheCube計畫空間邀請製作，以結合展出空間附近鄰里與商家的經濟系統，並從他在紐約駐村所觀察延伸的觀念計畫而成。內容將會於第二檔開幕時公佈於網站中。

### 吳長蓉 《豬五花》《SLOT MACHINE》

吳長蓉為台灣新一代年輕藝術家，目前仍就讀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她運用當代人尋常的「日常錄影」方式，當作製作她家中飼養豬隻過程的「紀錄片」的素材，這也是她第一次運用錄影作為創作媒材。在展出作品《豬五花》與《Slot Machine》中，陳述出她的家庭面臨經濟危機之後，轉向經營養豬事業的紀錄，畫面如時下MV、萬花筒般的影片效果為所謂「紀錄片」提出了另一種結合個人心境表達的不同實驗性結果。其中，《豬五花》的配樂為電子音樂家林強所作。

### 崔廣宇 《隱形城市：利物浦精神》

崔廣宇的錄影作品中帶有對體制和生活系統的輕盈調侃與反思。本次展出2006年受利物浦雙年展委託製作之作品《隱形城市：利物浦精神》，其中他將對個人生活的觀察拓展到對一座城市系統的觀察，深入都市角落，並從中發現關於「都市計畫」中的細微謬誤或不合理。看似荒謬幽默的反轉過程，卻也因此更引人深入思考都市系統之成功與失敗對生活的影響力。

### 阿羅拉與卡札德拉 Allora & Calzadilla 《聲音回應》《討論中》

珍妮佛·阿羅拉 + 吉拉莫·卡札德拉雙人組分別來自美國與古巴，其知名作品類型包括影片、裝置與多媒體，探討議題集中於國家、邊界、民主發展...等，特別是今日社會中關於族群、倫理與生活等面向。本展邀請參展之作品為《討論中》及《聲音回應》兩部影片，運用簡單的象徵事物，與生活情境連結使之產生值得觀者思索的意義。例如《討論中》一片，他們將一張倒過來的會議桌，改裝成的船隻，行駛在曾被美軍用作轟炸訓練地的波多黎各別克斯島海上，巧妙地暗喻了當地居民過去對美軍的非暴力反抗運動。《聲音回應》中，藝術家找來一位不服從主義者兼行動者宏馬爾 (Homar)，騎著一台輕機車，排氣消音管帶著小喇叭，遊蕩於這座已去軍事化的島嶼，以聲音再領域化 (reterritorialize) 了這座過去被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所籠罩的島嶼。

### 朱利安·佩維厄 Julien Prévieux 《拒職信》

在此計劃中，朱利安·佩維厄連續數年針對報紙徵才廣告寄出拒絕應徵的信函。這項計劃日復一日地進行，成了他的全職工作，對於不同風格的徵才內容，他在每封信採用不同的理由，抨擊這種徵才求職儀式固有的荒謬性。藝術家扮演多種角色，像巴托比 (註)、領失業救濟金的人、偏執狂、工作狂，以此產生無窮盡的強烈理由來質疑和拒絕應徵工作。而這些公司回覆的信件，有的是制式信，有的是親筆信，充滿了機器對話或胡言亂語，由此揭露整個徵才系統的謬誤。

註：巴托比 (Bartleby) 是作家梅爾維爾 (Melville) 筆下的人物，他是工作認真的騰寫員，但除了抄寫外，其他事情都不願意作。

### Superflex 《金融危機》

Superflex由三位丹麥藝術家所組成的團體，其作品藉由嘗試改變現有的經濟結構，進而建立新的平衡，展現出全新的藝術態度。本展邀請的參展影片《金融危機》共分四段：「看不見的手」、「喬治·索羅斯」、「你」，以及「老朋友」，以催眠為隱喻，將金融危機視為精神性的症候，而試圖以催眠來治療受危機衝擊的個體。在催眠師的導引下，個體將想像陷入經濟崩潰的局面，而面臨恐懼、焦慮、挫折。以此象徵人們在資本主義所主導的生活情境中所經歷的精神與心理狀態。

本作品於第二檔展出。

第二檔預告

# 親歷幻見

2010/9/5-9/30

開幕 2010/9/5 (日)  
3:00-8:00 pm (Artist Talk)

參展作品  
Superflex 金融危機  
劉和讓 東部雞肉，我們所知的鄰里

本檔為台北雙年展「聯動計劃」之一

### 關於TheCube

TheCube立方計劃空間是由鄭慧華與羅悅全所主持的獨立藝文活動空間。座落於兼具文藝與嘉年華氣息的台大商圈／公館夜市之間。《親歷幻見》是首次於TheCube舉辦的展覽。TheCube未來將聚焦於關注在地脈絡、社會現實與政治、社會性前衛藝術展覽，以及藝文性的講座活動。

**交通** 於水源市場與東南亞戲院附近巷弄，可搭乘捷運至公館站1號出口。週邊地區有寶藏巖停車場與自來水博物館停車場。

展場技術 | 藝術戰爭公司 平面協力 | 陳萱白